

521包围立法院：太阳花十年后，运动的新时代、声音与面貌

“一场一场运动都是不断牺牲、堆叠起来的，我们现在也是踩着太阳花，不断往前走。”



2024年5月21日，台北，立法院继续处理蓝白国会改革提案，大雨下场外上万民众聚集抗议。摄：陈焯煊/端传媒

21日上午9点，立法院准时开会，虽然在进场前，国民党与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已先在议场门口发生口角冲突，但并不影响国民党与民众党联手通过国会改革法案的决心。

况且，这日的冲突程度远比17日第一次进行法条表决时来得低，更多的只是口号的叫阵与民进党立委三分钟独白式的发言——内容是对蓝白的严厉批判。在人数不比蓝白下，民进党也仅能寄托拖延战术，通过不断提案清点人数、记名表决以及重付表决的方式，延缓法案三读通过的时间。

在议场内一次次的叫阵，与民进党一次次的遭到人数优势碾压后，在立法院旁的青岛东路上，公民团体已经架起舞台、搭建起遮雨棚。虽然是上班日的白天，但现场座位已经满座，没有座位的人潮则站在道路两旁，手持著“我藐视国会”、“没有讨论，不是民主”的标语，抗议蓝白两党“强行”通过法案。在反对者眼里，这般的行径近似“黑箱”，让人联想起十年前的太阳花运动，也是因著“程序正义”的问题掀起滔天巨浪。

白天，除了公民团体以外，前来参与声援的民众多是请假前来。虽然天气闷热、气象预告即将下起大雨，但随著中午、下午、傍晚的过去，满地的声援者已坐满整条青岛东路。直到晚间，下班下课的人潮如海水般地涌入，几乎将青岛东路淹没，溢出的人潮只好流向中山南路、济南路，以及忠孝西路。

这晚，端传媒采访多位年轻的声援者，他们有的身著学校制服前来，有的刚补习下课。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对他们来说太过遥远，遥远得只是课本上的一则历史事件。

十年之后，在同样的街头上，新时代的青年在更新颖的社群媒体上集结号召，这可能不会是另外一场太阳花运动，但也是十年后另一次的运动集结。这些青年是谁，他们为什么来到现场？



2024年5月21日，台北，立法院继续处理蓝白国会改革提案，场外上万民众聚集抗议。摄：陈焯焯/端传媒

集会中穿著制服的高中生

傍晚，从学校下课的高中生前往立法院附近的集会，绿色、白色、黄色的制服挤进人潮，周围的大人纷纷让座、递上雨衣。Tsu 就读北一女末代人社班，她说虽然家人以今年7月的分科考试为由阻止她前往，但她仍在雨中与同行的同学一起分发抗议贴纸，高三的他们同声强调：“我们已经成年了。”

Tsu 认为，这次集会的起因是蓝白两党仗著人数优势未落实程序正义。双手捧著放学路上买的热呼呼鸡蛋糕的他进一步说明，他认为修正动议应限于对已公布提案的字句修改，不应夹带新的条文内容或对内容有大幅修订，否则这会为往后的黑箱作业开启先例，透过修正动议偷渡法案将成为常态。

刚满18岁不到一个月的 Tsu，对十年前的太阳花运动（318运动）没有印象，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时也仅国中年纪，这（今日）是他第一次参与大型抗争集会。

Tsu 自陈家中母亲不关心政治，父亲虽然支持民进党但不支持学生上街，对台湾本土历史的认识来自高二读的一本课外书。书中关于二二八、白色恐怖历史的知识让 Tsu 认知到台湾民主制度建立之不易，他认为应该珍惜现在的生活方式，并站出来反对任何威胁民主制度的政党与法案。

不过，Tsu 也认为自己是因为有身为北一女人社班成员的资源 and 探索空间，才比较有机会碰到社会议题，拥有更多讨论政治的伙伴和识读资讯能力。事实上，他觉得无论是台湾本土历史，还是探索社会议题的空间，在课本上或是校园内都是远远不够的。



2024年5月21日，台北，立法院继续处理蓝白国会改革提案，场外播放议场内的情况。摄：陈焯輝/端传媒

以往与网路上不同立场网友的沟通经验曾让 Tsu 蒙受许多恶意攻击，因此他曾以为高中生群体里头关注政治的人是少数。上周五（17日）、也是这次争议的国会改革法案表决当日，因民进党立委沈伯洋遭国民党立委从高台上拽下落地的影片引爆众怒，立法院前的临时陈抗 Tsu 也有前往声援。

这两次的集结让 Tsu 发现，关心政治和社会议题的高中同侪比想像中更多。其中，521集会的其中一个主办单位“救国高中生”总召目前仅高中一年级。

“救国高中生”是由全台各地高中生自发性组成的社群，根据他们在社群媒体上的声明，517立法院黑箱事件触发这群高中生迅速在网路上形成互助社群，当时有许多学生在 Threads 上表达不满，他们透过 Instagram 聊天室分工，并制作图文和撰写论述证明他们并非“被政党洗脑的小朋友”。

直到晚上9点、10点，青岛东路、中山南路、济南教会周遭仍水泄不通，看不到路只能跟著拥挤人潮缓步向前，往济南路的第四个舞台集结。这时南阳街的补习班纷纷到了下课时间，揹著书包的学生有些绕了些路，刻意经过集会现场再回家。

在济南路肥皂箱的对面，三名刚下课高中男生远远看著人群，似乎有些迟疑。其中一位穿著运动制服的万芳高中高二的学生 Jing 告诉记者，自己是因为补习班同学好奇现场状况才跟来看看。勿怪他只是好奇，十年前的太阳花运动时 Jing 才七岁，而五年前香港反修例运动最初爆发之时，他小学还没毕业。



2024年5月21日，台北，立法院继续处理蓝白国会改革提案，场外上万民众聚集抗议。摄：陈焯輝/端传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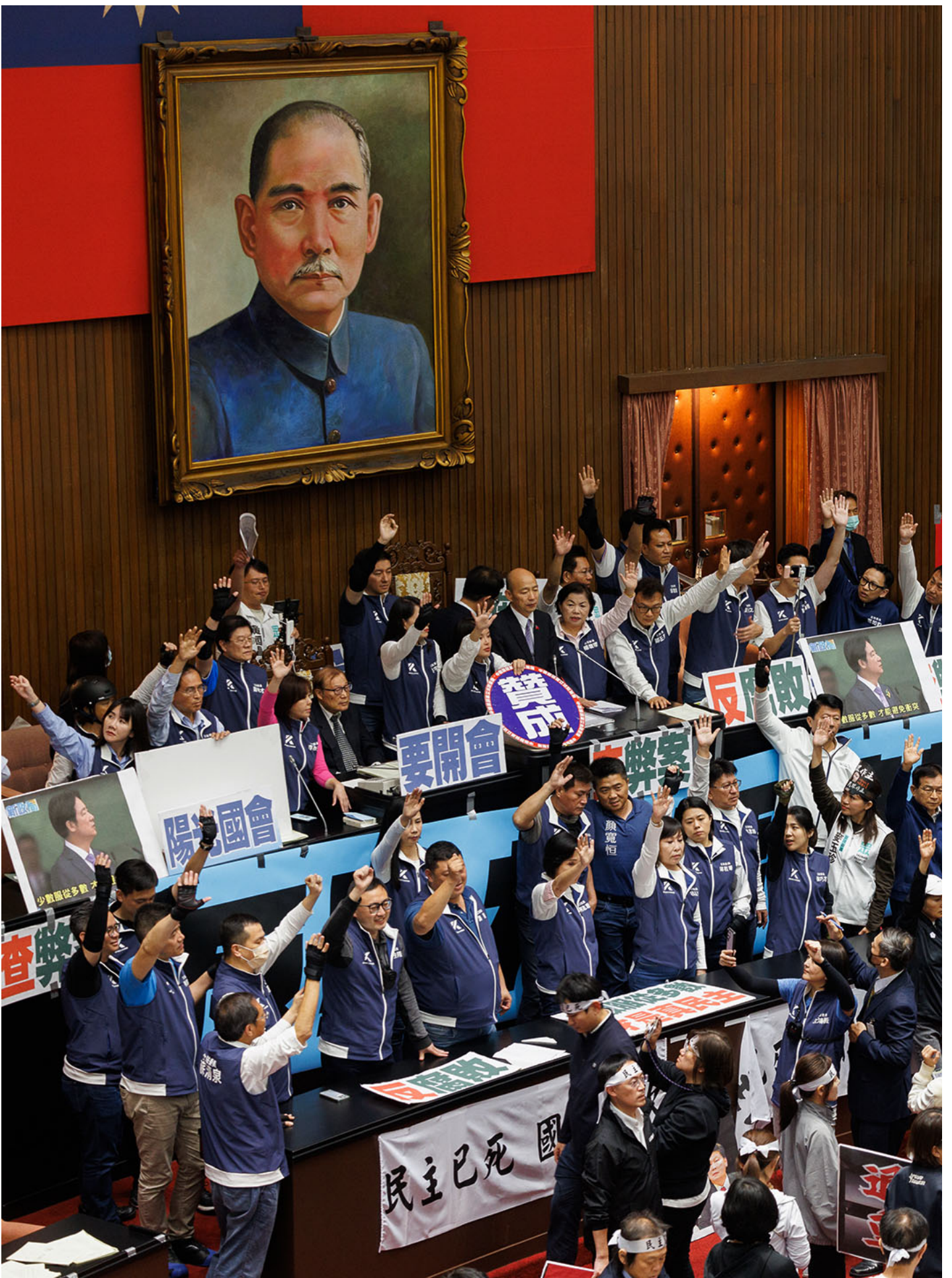
但他与其他同侪不一样，“国中同学都在看卡通动漫的时候，我都在看新闻。”Jing 表示，当自己看到香港处境时，很担心中国所谓“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承诺被破坏。

Jing 认为虽然家里的政治倾向支持国民党，但仍让他保有去探索、接触各种不同社会议题的空间。高中分组之后他选择第一类组，希望未来朝政治领域发展，也在辩论社的活动之中，开始去了解民生议题，如能源、交通，乃至于废死。

采访到一半，手机显示来自“老妈”的来电，Jing 没有接。他继续说，自己的政治光谱其实偏蓝白（国民党与民众党），所以本来没有特别支持这场集会，但他认为即便立场相左，仍应该多交流、多沟通、去理解对方，所以主动来到立法院周围观察；此前，Jing 也在社群媒体上阅读反对这次法案审查的论述，试图去了解矛盾与冲突发生的原因。尽管仍不愿表明是否有因此改变想法，他仍强调，我们要尊重彼此的意见，尤其在两岸议题议题上，台湾更要团结对外。

采访期间，舞台上不时传来针对民众党立委黄国昌的怒吼。黄国昌曾是十年前太阳花运动的领袖人物，现在是这场集会主要的抗议对象。这位高中生对于台上对黄国昌的批判思考了几秒，表示自己知道十年前运动的诉求是“反服贸”、“反黑箱”，与不少人现在声称当时是“反黑箱不反服贸”有异，而立场摇摆确实会影响自己对政治人物的信任度，但他仍看好黄国昌的问政能力，“因为当立法委员最重要的不就是问政能力吗？”

最终，Jing 还是接起持续响起的手机：“我妈生气了，我得赶快回去。”



2024年5月21日，台北，立法院继续处理蓝白国会改革提案，国民党立委举手表决。摄：张国耀/端传媒

直到深夜近11点，坐在济南教会侧门花圃的谢泛哲低头在手机社群媒体聊天室上快速打字。今年16岁的他，穿著制服孤身一人来到现场，他说要不是得补习的关系，他还可以更早来的。

“这是我第一次亲身参与政治，不是嘴巴上说要打败国民党，让这些糟糕的民众党下去，”谢泛哲自承，结果参加后发现没有想像的那么简单，“我以为只是上街喊喊口号。”

谢泛哲脸上架著近视眼镜，慷慨激昂地说即便身为学生，还是有许多可以参与的事。尽管学生常被归类为民进党的支持者，但他说这次的街头示威是为了“拯救国家”，而不是对任何政党输诚。他说，在听到学长在17日晚上就冲到立法院后，便下定决心来到现场，“我没有跟我的同学说要来，我怕他们担心我，也担心被老师阻止，我很害怕。”

不过，这样的热血青年，在班上则被认为是政治狂热者，他为自己辩护，“我不是狂热，我像范仲淹一样，很喜欢古文，现在很多高中生都说读古文无用，可是我觉得很有用，我知道这都是过程。”他说起自己读了文天祥遗书的心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我们读书就是为了要救国家！”

随著大批民众从四面八方涌入立法院周遭，警力的增援也特别让人有感。不过父母皆为军人的谢泛哲显得体贴，“我觉得不必要为难这些警察，也为了避免落人口实，应该遵从员警指示的比较好。”

谢泛哲对此有一套自己的见解。他对记者说，今天来这里的人都是来抗议不公正的事，“但我们不该用不正义的行为对抗另一个不正义的行为，对吧？”



2024年5月21日，台北，立法院继续处理蓝白国会改革提案，场外上万民众聚集抗议。摄：陈焯輝/端传媒

运动的新时代、声音与面貌

“我18岁才知道太阳花在干嘛，我不希望同样的事情再发生在下一代身上。”20岁的世新学生 Ryan 今年20岁，结束国小社团舞蹈教学的他从南港赶到会场，于晚间11点半，站在济南路的公民肥皂箱中心发表短讲。

“身为舞蹈老师，我不希望学生只是看见立法委员打架、头破血流，觉得政治很无聊。我希望他们知道什么是民主，而不是现在这样，随便通过几条法案。”他毫无畏惧看向围观的几十张陌生面孔，“我希望站出来，除了让自己多一个经历，也想感谢在场所有人为台湾民主站出来。我想谢谢你们，谢谢！”

过去的 Ryan 并未特别关注社会议题，但这次审议国会改革法案的过程让他感到荒谬，“像刚刚通过的第47条，我觉得非常严重危害到人民的隐私权、自主权。”对他来说，现在立院内蓝白的举动是在侵犯、践踏台湾民主。

他说的第47条，指的是21日晚间二读通过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47条。二读通过的条文规定，调查委员会或调查专案小组为行使调查权，得要求政府机关、部队、法人、团体或社会上有关关系人员于五日内提供相关文件、资料及档案。

Ryan 家中不太讨论政治。十年前太阳花运动当年，Ryan 的父母正在处理离婚手续，打官司的过程时常吵架，年仅十岁的他无暇顾及社会动向。十年过去，5月21日成为他更接近日常政治的重要时刻。Ryan 在主舞台边待了将近三个小时，听著各式口号与短讲，内心激动得想掉泪。在他眼中，有这么一群人，为了支持台湾的民主聚集在一起。

Ryan 说，身边同侪和街舞圈朋友几乎是“小草”（民众党支持者），或对政治冷感的人，来到现场发现好多年轻面孔，让他备感惊讶。“现在对有点改观了，觉得学生这一代是真的满有希望的。”他开玩笑地接续，“要自首一下，我曾经是支持柯文哲的。”

但他也说，就像舞蹈圈内会就彼此想法与舞技进行交流，会场中一群人一起针对一件事讨论，其实也有不少相似之处。

Ryan 的女友不久前刚在主舞台做公民短讲。他说，会接触政治、变得喜欢讨论社会议题，也是因为女友的缘故。Ryan发现政治与社会密不可分，他觉得这也是他先前一直忽略的。



2024年5月21日，台北，立法院继续处理蓝白国会改革提案，场外上万民众聚集抗议，一名民众在路上看手机。摄：陈焯辉/端传媒

在济南路公民肥皂箱最外围，王非坐在分隔岛上，看著马路上或流动、或停驻的人群。9点多结束家教的她来到这里，从青岛东路附近的天桥绕了一圈，边分送水果给在场认识的朋友。

“我现在状态不太好，来到这里还是还是满冲击的。”22岁的王非，说自己没料到过了十年后，竟然还有这种事情会发生。大四的她有参与此次的台大组织连署，过往接触组织与运动的经验，也让她大概知道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我知道人群的重要性，我也相信会有很多人站出来。”

十年前，还是国一生的王非看著电视画面上每天计算著占领天数，“就像在写天气预报，在写国庆倒数一样。镜头对著立院主席台，我就记得这样。”王非认为当时的自己在同年龄层中，算是蛮了解整场运动的状况。看著与十年前类似的行动模式和象征延续，她说，“我满不想要这次的运动是一个复制，或者象征被移用。”然而从运动策略的角度，她认为没有不恰当。

“就是大家唤起了十年前的记忆和恐惧，为什么事情会一再重复？其实人也不免俗的复制了。”王非觉得这次的行动与太阳花脱不了关系、也不需要脱掉关系，如此才会让大家记得民主是一直延续而来，没有一场运动能够独立出来。

“一场一场运动都是不断牺牲、堆叠起来的，我们现在也是踩著太阳花，不断往前进。”太阳花十周年晚会那天，她看得出来有一些人，从十年前一直在意到至今。

王非在现场察觉到了各种声音。“有贩卖衣服的声音、在吹奏乐器的声音、喊著 free HongKong 的声音、反对立法的声音……”她一一细数，“不会只有一种声音，那就是民主的声音。”除了听见，她也感受到许多关心，“走到这里之后，大家突然都变得很亲密了。会关心彼此的在街头的身体、心理状况，也会说我们不要一个父权的社会运动，我觉得这都是每场运动堆叠起来的改变。”



2024年5月21日，台北，立法院继续处理蓝白国会改革提案，民进党立委在布满太阳花的台上发言。摄：陈焯輝/端传媒

此次事件引爆之前，王非就有在关注国会改革的进程，她说，这次的藐视国会法案，唤起更多人走上街头。她感慨，三一八十周年的纪念晚会距今不过两个月，这也再次提醒人们事情变化能如此迅速，“我们是公民，随时监看政府的作为，随时看著那些民意代表在干嘛，本来就是我们的职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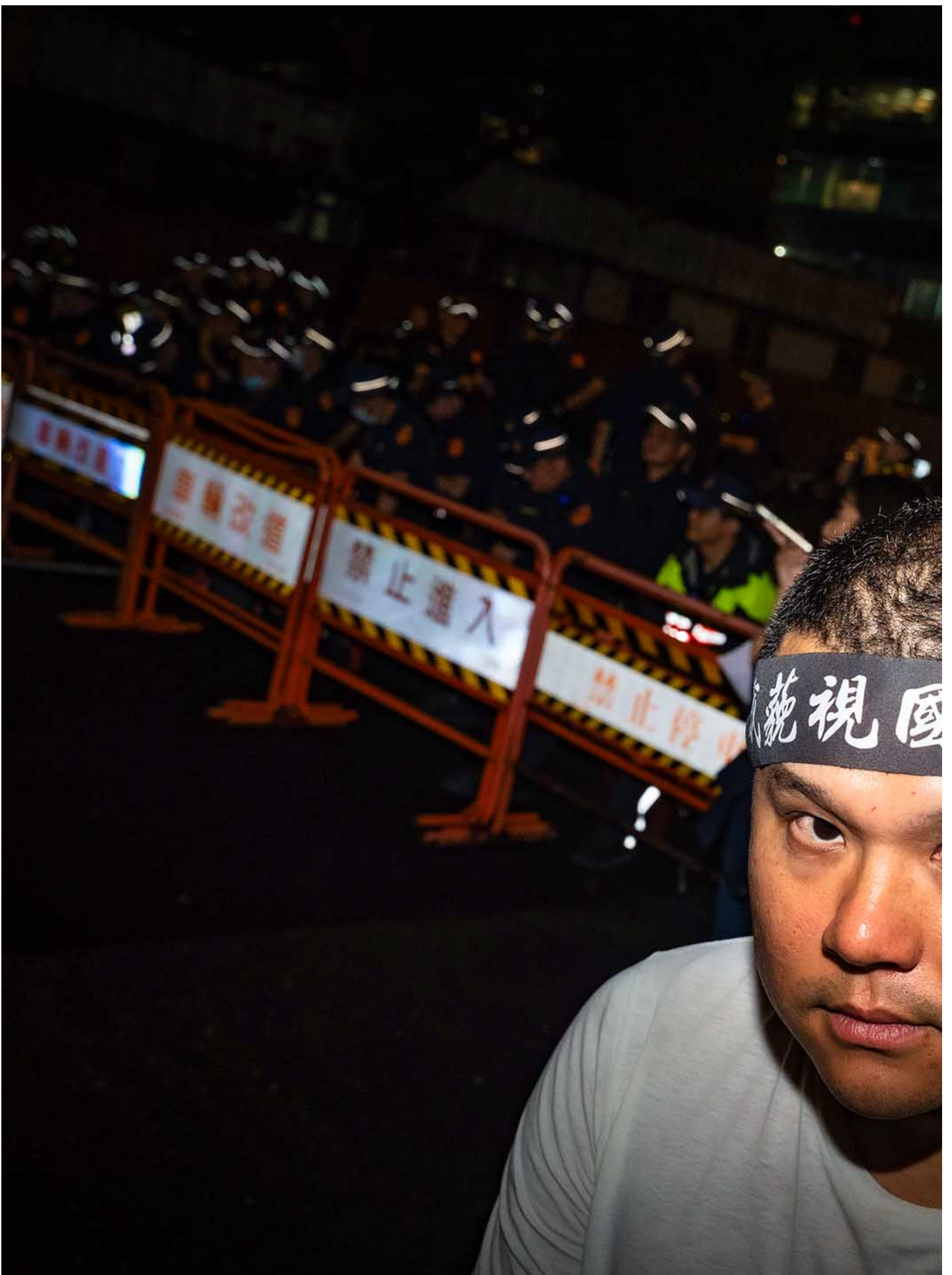
年初总统大选落幕那晚，看著民众党成为国会第三大党，即使没有好感，王非仍对民这个新兴势力抱有期待。“就算我讨厌柯文哲和黄国昌，既然台湾人民选出了这八席，我也相信那是‘我们’这个共同体的一部分，不应该被排除在外，或说‘小草’就是怎样。”王非曾经有过期待民众党或许真能实践理念，在国会成为关键少数。然而事情走向却让她气愤，“我真的非常、非常失望，没有想到他们完全跟国民党站在一起。”

王非说，即使这日人潮散去，也绝不代表争议就此结束。但若运动者真如太阳花运动时冲进议场，也是她很不乐见的状况，“我看过很多有关太阳花的纪录片，我知道冲进立法院后，运动者的身心状态都不是好的。”王非觉得，大家可以用其他方式持续施压，像是人手一只的手机，画质也更清晰，“我们可以记录，做更多、更多事情。”

随著立法院的议程即将宣告散会，群众陆续往忠孝西路善捷运寺站一带移动，就读花莲东华大学历史系一年级的林方如和邱可欣亦在其中。这是19岁的她们第一次“在场”。

对于十年前才9岁的她们，太阳花学运、反服贸都只是课本教材。

没印象、在课本读过，但读完就是读完，不再去了解，或许是这一代青年认识太阳花运动的缩影。也因此，她们更没想到自己会出现在这。一切的起心动念是晨间雾峰林家血泪史的演讲，在那场演讲上，教授问起学生有没有想去现场看看，就此让她们决定“冲一波”，买车票、订饭店，来台北。



2024年5月21日，台北，立法院继续处理蓝白国会改革提案，场外上万民众聚集抗议。摄：唐佐欣/端传媒

“我最害怕的事情是台湾变得跟中国一样，”前两天国会议案吵得沸沸扬扬之时，她在 Instagram 上看到影片，内容是3月19日香港议员举手表决通过《基本法》第23条二读，那一幕，她是真真正正地看进眼里。

“一开始会对政治不关心，但（危机）真的要发生的时候，一定还是会很心急。”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还是国三生的她们透过电视新闻转播了解现场、持续关注社群媒体的消息，这场运动让他们留下“实在太荒谬”的印象。

冲一波来台北后，站在立法院外的街头上，她们感受到群众齐发声的口号，声势回荡在笼罩在夜色的台北。一位说，林芳如说，“黄国昌下台”的口号，让她非常有感。

不远的肥皂箱上，一名参与者站上台上宣讲，一旁有近二十位的民众围起圈来，整齐地喊著“国民党不倒，台湾不会好”，就像背景音一般。

“还有、还有，王世坚，他很可爱，他出来比两次爱心。”邱可欣兴奋地补充。

来自泛蓝家庭的邱可欣说，父母不会想跟她讨论政治，“我们平常不会聊到这个，以后我也不会想去跟他们讨论，各看各的吧，不会想要坐在沙发跟他们吵架，争他的立场、我的立场。”

她说，即便是转到新闻台，自己也会装没事低头滑手机，或是远离电视。对父母政治立场的印象感到模模糊糊的她，只记得父亲在2024年总统票投给柯文哲，再前一次投给韩国瑜，“应该算是满蓝的吧。”林方如则说，父母是“蓝绿都一样烂”的选民，所以将选票投给民众党。

邱可欣盯著一名站在她眼前的参与者，她举著“我是追星人，我也是台湾人”的手写板，邱可欣看了许久，她也追星、但也追求民主，困惑地对记者问：“为什么这也是个标语”。



2024年5月21日，台北，立法院继续处理蓝白国会改革提案，场外上万民众聚集抗议。摄：陈焯輝/端传媒

十年后的立院集结

23岁的台大生林泊玮在立法院周边已经待了11个小时。

林泊玮过往实习的 NGO 组织是这次行动的主办单位，他中午就来到现场帮忙。他说，午间聚集的人虽然不少，但空间还算松散、舒适，“白天出现较多是 NGO 工作者，或很有热忱的人，真的就是请假来到这边。”他完全没料到天色暗下，人数反急速上升，挤得会场水泄不通。

“我自己在大学运作异议性社团，常常觉得大家不再关心议题了，结果一个事件就这样爆发，然后发现台湾社会其实还是能在短时间内，动员出这么多人。”对林泊玮而言，太阳花运动内容涉及国际贸易法的架构，是他更感兴趣的议题。林泊玮认为国会改革较不亲民，此次运动也是极短时间内冲出来的，相比太阳花运动的酝酿与累积，量能差距非常大。

下午被推上台发表短讲时，林泊玮念了与台大学生组织一起发表的声明，他的神情看不出一丝疲惫，满是振奋。过去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发表演讲的他，很满意自己的表现，他说刚台上所讲的内容，都是本来就非常关注的事情，“我真的很开心能讲出来，让大家知道学生团体也在意这个议题。”

林泊玮乐观地认为，即便很难阻止态势发展，公民集结本身就是力量的展现。他观察到，21日的集结与17日存在极大不同，“前次的行动战场是由民进党立委宣布，比较多的个人是从网路上，自发性听从民进党委员指示，今天则是由各公民团体集成指挥团队。”在林泊玮看来，如此走向才是比较正确的。他说，运动不是为了单一民进党的利益，或以支持民进党为理念，“这次行动，更多团体从议题的不同面向去做讨论，这是运动者们共同努力的成果。”

即使历经17与21日两晚的号召行动，但林泊玮认为，运动还在初期，头几天抗争仍处于相对安全的状态。除了避免让议题或行动沦为特定政党的提款机，他强调：“我更希望大家更意识到，抗争者彼此间就可能造成伤害，包括过度的阳刚气质、不够互相体谅彼此等等。”

在傍晚大雨滂沱时，林泊玮因工作穿梭现场。看见参与的民众被淋湿却不愿离去，惊讶又感动。

“就算大家怀抱不同的目的，我也觉得没关系。”他说，这个时代，如何让站出来的行动者共同营造更友善、更具包容性的抗争社群网络更为重要。“我喜欢多元异质的抗争环境，让更多不同特质的人愿意上街头。甚至以后可以是更软性的、不是抗争的形式，我觉得这就非常好了。”

Tsu、Jing、谢泛哲、Ryan、王非、林方如、邱可欣为化名。



2024年5月21日，台北，立法院继续处理蓝白国会改革提案，场外上万民众聚集抗议，民进党立委在桥上向民众挥手。摄：陈焯輝/端传媒

[#太阳花十周年](#) [#太阳花运动](#) [#立法院](#) [#公民社会](#) [#社会运动](#) [#台湾政治](#)

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未经[端传媒编辑部](#)授权，请勿转载或复制，否则即为侵权。